

1964年3月13日，美国纽约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奸杀案，从受害者遇害之初到整个凶杀案结束，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共有38个人目睹了此案，然而却没有一人伸出援手，导致一个花样年华的姑娘就此殒命。

妙龄女子遇袭

吉蒂和朋友一起合伙经营着一个小酒吧，酒吧生意一直很好，在很多女孩还需要靠父母和男人生活的年代，吉蒂已经能够用自己赚的钱买一辆心仪的汽车了。

吉蒂买车原本也是出于安全考虑，虽然她的酒吧开在繁华街区，但她的住所位于皇后区一处安静的园区内，每天晚上她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了，对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儿来说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

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左右，吉蒂开车回到住处，她将车停到车位后，便锁上车门往家走去。从下车地点到住所这条路，每到深夜就会显得很昏暗，路上基本不会有什么人，尽管每天都在走这条路，但吉蒂依然会觉得害怕。正当她准备加快脚步时，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吉蒂不由得紧张起来，她条件反射般地改变了前进的方向，快步向莱弗茨大道走去——那条街上有一个酒吧，也许这个点还没有关门。

吉蒂一路小跑，身后那个脚步声也尾随而来，她一路祈祷，但愿那个酒吧还开着，可到达酒吧门口时才发现，酒吧已经打烊了。身后的脚步声也已经逼近，没等吉蒂反应过来，一名男子已经将她推到了墙边。

男子扬起手中的刀，捅向吉蒂的后背，被捅了一刀的吉蒂疯狂地挣扎起来，一边跑一边高声呼救：“救命，天啊！谁能救救我……”

纽约的3月天气依然寒冷，当时又是在深夜，很多人睡得很沉。仅有个别人爬起来，打开窗户看了一眼，莫泽尔就是其中之一，他的公寓离吉蒂仅30米的距离。

莫泽尔听到动静后披上睡衣，睡意朦胧地打开窗户，一股冷风直往屋里灌，他本想立马缩回被窝，但他看到了倒地不起的吉蒂。而她身后站着一名男子，男子左右张望着，手里拿着一把刀。

此时附近已有好几户人家亮起了灯，但男子显然不是很在乎，正当他举起手中的刀准备砍向吉蒂时，莫泽尔大喊道：“男人，你最好放开那个女孩！”

听到莫泽尔的声音，男人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探出头来，心虚的他快速逃走了。吉蒂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见吉蒂还能站起来，莫泽尔以为她没有什么大碍，于是赶紧将窗户关上，又躺回了被窝。

男人离开后，吉蒂没有选报警也没有求助。她没有意识到，此刻她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解除！

去而复返的罪犯

袭击吉蒂的男子离开现场之后回到了自己车里，他本想驱车离开，但是他等了会儿发现并没有人出来，而且也没有警察前来，忽然

38人目睹一场凶杀案，无一人报警

沉默的目击者



纽约时报对该案的报道

资料照片

改变了主意。他回到作案现场，循着地上的血迹去找受伤的吉蒂。

吉蒂在往回走的路上越走越虚弱，或许是因为流血过多，她感觉自己再也走不动了，于是在离家十几米远的一个咖啡馆前停了下来。

咖啡馆旁边有一道楼门，吉蒂推门进去，想要寻求帮助，可刚走进门就倒在了地上，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喊救命了。

吉蒂没有等来拯救自己的天使，而等来了伤害自己的恶魔。

看到那个面目狰狞的凶手，吉蒂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喊出了一句“救命！”

吉蒂的呼喊声惊醒了二楼的罗斯。罗斯走到门口，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那个声音应该就是从他门口的楼梯间里发出来的，虽然他很害怕，但好奇心还是驱使他缓缓地打开了一个门缝。

门外那个男子正疯狂地挥舞着手上的刀，对着吉蒂乱捅，罗斯没有胆量上去救女孩，而是悄悄地将门关了起来。随后罗斯给隔壁邻居打去了电话，邻居也很害怕，还请求罗斯赶紧到他家里去，两人一起做个伴。罗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，但那个恶魔就在门口，他不敢出去，想来想去决定从窗户上爬过去。

罗斯爬到了邻居家后，他们又打电话给旁边的邻居，让他们注意安全，旁边的邻居称自己认识吉蒂的室友，于是又打电话给了吉蒂的室友索菲。

索菲接到这个电话后，抓起一件外套就赶忙出了门，她以最快速度抵达案发现场，可惜凶手已经离去，只留下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

吉蒂。

吉蒂浑身上下都是伤口，并且衣衫不整，头发也被抓掉了许多，那个时候她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，看到索菲时，她嘴里一直不停地发出呜咽声。

索菲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她流着眼泪替吉蒂按住伤口，一边呼喊楼上的人，请求他们报警，或者打电话给医院。

几分钟后，警察和医生都赶来了，他们把吉蒂紧急送往了医院，只可惜，吉蒂受伤太重了，还没有到达医院，她就没有气息了。

法医报告显示，吉蒂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有三十多处，并且死前还遭到了侵犯。

从出事之初，到吉蒂断气，其间不过半个多小时而已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。

沉默的目击者们

事情发生后没几天，凶手莫斯利就被警方逮捕了。与此同时，这个案件也突然轰动了起来，因为《纽约时报》对本案进行了报道。

报道中，《纽约时报》将重点聚焦在案发过程中的那些目击者。据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整个案发过程中，有38名目击者。整整半个小时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报警，没有一个人去帮帮吉蒂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呢？

看了这篇报道的人都纷纷将矛头指向这些围观群众，认为他们才是杀死吉蒂的罪魁祸首，甚至有很多记者还涌向这个街区，为了采访那些目击者。他们一遍又一遍问着：

“请问你当时在做什么？”

“吉蒂死了，你心里的感想是什么？”

“你有没有后悔？当时如果花上半分钟时间给警局打一个电话，可能事情结局就不一样了。”

整个街区，不管是目击者还是非目击者都被搞得很头疼，一段时间后，有些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，选择搬走了。

被捕之后，莫斯利一直显得很淡定，他脸上丝毫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，在审讯的过程中，他甚至还坦言，吉蒂不是他杀害的第一个人，还有一个死者叫安妮·梅·约翰逊。

莫斯利脸上全程带着笑意，毫不忌讳地跟警方讲述自己的作案手法：“看着她们恐惧的表情，和撕心裂肺的惨叫，我就会很兴奋，有的时候我甚至不想让她们死得太快，那样我的快乐就会减少很多。”

当问及他杀害吉蒂的原因时，莫斯利坦言，只因为她是女人，在他看来，女人很令人讨厌，“她们更多的时候像苍蝇，总在你身边不远不近的地方烦你，而你又难以驱赶，不过好在总有那么一两只会落在你能拍到的地方。”

莫斯利说的话令人震惊，而他之所以会这样肆无忌惮，完全是因为他请了一个“王牌律师”。

这名律师叫斯帕罗，在当地有一个说法，不管什么样的案子，只要能请到斯帕罗，那离胜诉就不远了。

对于莫斯利这个案子，按照美国当时的律法，他肯定是死刑无疑了，毕竟他的作案手段太凶残了。

斯帕罗团队在向莫斯利询问案发时间详情时，莫斯利说得云淡风轻，将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很到位，仿佛他屠宰的只是一头牲畜。待他说完后，斯帕罗的助手再也忍不住了，冲出去呕吐了起来。

斯帕罗简单地整理了这个案件，提出了可以用“精神异常鉴定报告”来替莫斯利逃脱罪责，可莫斯利却拒绝了，他很自信，也没有任何畏惧，甚至不屑用“撒谎”来为自己摆脱罪名，他认为眼前这名“王牌律师”应该能有更高明的方式。

事实上，不管莫斯利愿不愿意，他都被做了精神评估，以及心理评估，心理学专家在和莫斯利聊完之后称：“他是一个偏执狂，极度自大又疯狂的偏执狂，他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。”

这份报告最后还是被斯帕罗利用起来了，在法庭上，他成功地将莫斯利的命保住了。

莫斯利进了监狱，他一辈子都出不来了，但他的结局不代表整件事情的结局，人们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。

凶案发生地点被大家称为不祥的地方，不祥倒不是因为凶案，而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冷血无情之人。

起初，那些目击者只是逃避外面的舆论，想着时间久了大家便也忘了，但随着时间越久，舆论却越来越疯狂，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。

最后，当地居民不得不陆续站出来发声：“我以为有人已经报警了”“谁能料到那个疯子会去而复返呢？”“我住在这里没错，但当晚睡太沉了，根本没有听到呼救！”“很明显，凶手是个疯子，我冲出去只会多一具尸体而已！”“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报警电话！”